

新知文丛(3)

现当代文艺创作中的

怨妇母题

马知遥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山东艺术学院科研成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现当代文艺创作中的 怨妇母题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马海遥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当代文艺创作中的怨妇母题/马知遥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7

(新知文丛,第3辑)

ISBN 978-7-104-02636-5

I.现… II.马… III.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4003 号

现当代文艺创作中的怨妇母题

责任编辑:赵建新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 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和平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300

字 数:6720 千

版 次:2007 年 1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2636-5

本册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孔范今

人生择业，实有职业与志业之别。所谓职业，就是人们所从事的某一行业的实际工作，它是人们据以生存发展的衣食所本。古人云读书皆为稻粱谋，即从能有条件谋取一保障衣食的职业而言，这既是一句读书人不无自嘲的戏谑之言，其实又何尝不是一句实话。所谓志业，则是指人们寄予生命价值期待且渴求实现的事业，相对于前者而言，它更多地侧重于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形上意义，为了这一形上意义的追求和坚守，人们可以超越对世俗功利的欲求甚至执迷，视富贵如浮云，可以做到“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实际人生中，诚然不乏有人因自己的努力而使职业和志业契合为一者，他们的职业所要求的正是其亟欲为之献身的理想；也会有更多的人在被某一非预设职业选择选择后，适时地调整自己的人生志向，在所能获得的条件和同样适合或者更适合自己的理想抉择中做出不凡的业绩。但我于此更想说的是，确也有不少有志者，为了人生志业的实现，宁可放弃较为优厚的生活条件，甚至是在人们看来非常难得的、可以名利双收的就业机会，而无怨无悔地在艰难而又坚韧的奋斗中走自己的路！

本书作者马知遥便是这样的一种人。我认识他大约已有十几个年头了。初识他时，他正在一家办得颇为红火的报纸里做编辑，无论作为诗人还是作为编辑，都已颇有一些声望。但后来不久便听说他已辞去了报社的职务，为的是专心专意地读读书，备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他来找我求教一些问题时，我曾问他，有了那么一个待遇不错的编辑职位，这是许多大学生都难觅到的工作，为什么要辞掉呀？想考研，想搞文艺研究，工作之余一样做呀？他说，不行，那样的话精力根本不能集中，时间也没有保证，会两边都耽误的。由此我知道，他不仅是个执著于文艺研究



这一人生志业的人,而且还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再后来他终于从我读完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其间用功之勤,用心之专,自不待言。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内,他没分文薪水可拿,只靠他贤惠的妻子一人的工资和他不时拿到的一点稿费维持生计,可他自得心,时常流露出的总是幸福美满的感觉。

文学这个东西的确有些怪,或者毋宁说是有其自身之魅。无论是创作它还是研究它,没有生命的投入和与其通魅的会心,是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好的。可以这样说,本书作者马知遥就是凭着对于文学超越世俗功利的生命投入和与文学通魅的会心,走进了文学。现在,虽然我还不能说他在文学创作(他同时还是个诗人和作家)上已经达到了理想的水平,在文学研究方面也已经具有了很深的造诣,但至少我可以这样认为,他已经在与文学进行通魅性的对话,对文学具有了通达永恒的心灵震撼和形上之思。说得直白点,他已明白了文学的特性为何、价值何在。唯其如此,在理解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写作的要义时,能够一下子把握住它们的中枢神经。早就听说,这两年他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集中谈论的都是诗与文学的“感动写作”问题,他似乎在以这种集束式的话题凸显,在文学已严重异化的现实中呼唤着文学元精神或元特征的复归。日前他出版了题为《感动写作论》的专著,将这一话题构建为更为系统的学术体系,其深在命意亦愈加显豁。

这部题为《现当代文艺创作中的怨妇母题》的专著,是他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又一部专著。就我目力所及,如此系统地揭示与探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怨妇”问题的学术专著,这还是第一部,其开拓性意义显而易见。而且,与仅仅盯住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做学术阐释的研究方式不同,他在审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怨妇问题时,先就将它与文学表现的“怨妇母题”联系起来,一下子不单是贯通了古今,同时也纳入了文学表现的传统,显现出对文学本质及其永恒性主题的清醒体认,和面对研究对象时不同于流俗的眼光。这就使之获得了一种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十分重要的可能性,即因此而可能在人之社会生存与文学生成关系深在

而普遍的意义域中,达至对具体对象的更切近于实质的认识。面对社会现实中两性良性生存的缺憾,孟子曾经表达过“内无怨妇”、“外无旷夫”的美好理想。他虽然不会懂得,不仅施行暴政者,而且即使是代表进步的诸多历史变革活动,都会近乎必然地制造出人文性价值的缺失,但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比那些行霸道者甚至是执著于历史变革者都更明智地保留着一份人文性的清醒,懂得没有情感和人性压抑之于和谐社会的必要。而面对人们生存现实中种种人文性缺憾,孔子则十分重视诗乃至文学对于不良社会生存状态的制衡与救济作用。他对诗歌社会作用提出的“兴”、“观”、“群”、“怨”说,无疑对中国传统诗教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诗教中一向就有对于“怨”情抒发的重视。当然,“怨”可以有不同的内容,但“怨妇”之情这一最能涉及情感与人性伤害之深又最能引发人们自身各种伤痛之感的人生感受,又显然是其最为关注的对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中,抒发怨妇之情的作品多不胜数,其原因即在于此。这些作品,有的是由怨妇本人或由诗人代怨妇而作的特指性情感抒发,而更多的则是诗人自身伤痛之感的隐喻。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一个别具意义的特殊历史阶段。在这里,中国历史发生着向现代转型的空前深刻而复杂的种种变革,在政治、文化、经济等诸方面都渐次获得了新的历史质素。照理,在以妇女解放、两性平等、婚姻自由为标榜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生存中,“怨妇”问题似乎不该存在了,可事实是在这一新的历史情势和两性生存的现实关系中,“怨妇”的问题并未终止,而是以与这一时期历史相关联的内容与形式继续生成与存在。在这一新旧交替的时期,旧的观念特别是潜在的心理意识并没有根除,而人们喜新厌旧的心理趋向和自然人性的欲求更不会因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而消弭,相反地,作为历史进步的负面效果,有些人则会以奉行“新观念”为借口,行随意玩弄女性之实。这在现代都市通俗文学中有较多的关注和表现。又一种情况是,走入都市接受了新观念教育的新男性,为走出传统婚姻的

桎梏,全然不顾两性中生存条件与生存能力的差异,毅然抛却结发妻子另觅新欢。他们无始乱终弃、玩弄妇女的轻薄心态,倒有几分先行者的凛然,但却在实际上制造了新怨妇的悲剧。在女作家石评梅的笔下,对此有着别具警示意义的深刻展示。再一种情况,是新的历史机运使一些女性挣脱了旧家庭、旧观念的束缚,但却没有给这些出走了的“娜拉”准备好一条自我实现的现实之路。鲁迅小说《伤逝》中子君的命运,便昭示了“子君”们在历史前行的艰难与波折中难以规避的悲剧。更有一种情况是,任何一种具有强大颠覆力的历史进步行为和与之相符的思潮,其本身与生俱来地就有着对传统人伦的否弃倾向和自身异化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而在其中,作为新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女性,则是首当其冲的悲剧性命运的承当者。在现代乃至当代具有人文主义价值自觉的作家笔下,对包括“怨妇”在内的这一历史发展的悖论性现实,都有动人情、启人思的丰富的形象演绎,它们独异的人文价值呈现,正日渐为人们所理解。马知遥的这部专著,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在“怨妇母题”上形形色色的新表现,进行了纵横的梳理和学理与艺理的阐释,读来颇觉新鲜亦多有启发。

当然,对这样一个具有创辟性的复杂课题,很难在一本书中即完全说透,对本书作者来说,还有作更为深入、完善地研究的必要。但这是后话,第一步走好了,第二步还用说吗?

2007年10月18日

目 录

| | |
|--------------------------------------|--------------|
| 序 | (1) |
| 绪 论 | (1) |
| 一 怨妇母题的提出及其在古典诗词中的表现 | (2) |
| 二 怨妇母题的历史文化分析 | (11) |
| 三 怨妇母题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延续及变化 | (17) |
| 第一章 建国前 30 年中国文学的“怨妇”分析 | (27) |
| 第一节 落后文化观念和家族旧制度的牺牲品 | (27) |
| 第二节 徘徊在新旧文化之间 | (40) |
| 第二章 当代文学中的“怨妇”分析 | (55) |
| 第一节 “爱”的消失和追求的变异 | (59) |
| 第二节 自虐和施虐 | (75) |
| 第三节 承受变革之苦的怨妇 | (91) |
| 第三章 20 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怨妇”探因 | (105) |
| 第一节 历史转型带来的怨妇母题的变化和各种表现 | (105) |
| 第二节 怨妇原型与作家的怨妇情结 | (118) |
| 第三节 “怨妇”已成为男性作家发现和接近历史真相的手段 | (132) |
| 第四章 怨妇题材小说的叙事分析 | (143) |
| 第一节 怨妇小说的人物塑造和叙述视角 | (143) |
| 第二节 怨妇小说的“情节”和语言分析 | (150) |



| | | |
|---------|-----------------------------------|-------|
| 第三节 | 由几个典型怨妇形象谈小说叙事及“癫狂”的象征意义 | (164) |
| 第四节 | 怨妇题材小说的女性表达 | (172) |
| 第五章 | “怨妇母题”在戏剧中的体现——以曹禺戏剧为例 | (181) |
| 第六章 | 怨妇母题：文学中永远的言说 | (195) |
| 第一节 | 男女之战：从社会学角度谈怨妇类型 | (195) |
| 第二节 | 从大众文化视角看怨妇形象的阅读需求 | (203) |
| 第三节 | 后现代文化视阈中的小说怨妇趋向 | (212) |
| 结 语 | | (219) |
| 参 考 文 献 | | (222) |
| 后 记 | | (229) |

绪 论

20 世纪是个充满了巨大变革的世纪。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尤其在回顾 20 世纪中国文艺创作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很多小说中,“怨妇”作为一个母题形象从来没有从 20 世纪的文艺创作中退席,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典型的文学形象,“怨妇”仍旧继续在 20 世纪中国文艺创作中延续,并有着不同以往的新特点。而我们在分析不同的怨妇形象,阅读不同的怨妇故事中,可以看到不同历史阶段的复杂性和历史内涵,可以了解到不同时期作者对历史对人生的表达;可以通过怨妇的形象塑造,了解不同时期人们的道德伦理和文化追求;可以通过怨妇的现代表达,了解当时中国妇女的真实内心和生存景况。

而本论题的提出其实从一开始就无法摆脱几个问题的困扰。一是怨妇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为什么在文学作品中迄未终止?二是怨妇作为一种人物形象是否只存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国外的作品中有没有?如果有,这是不是一种文学的世界现象?三作为一种文学母题,它在 20 世纪中国小说中的表现如何?

在研究中发现,“怨妇”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学界已多有研究,但把“怨妇”作为 20 世纪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母题现象进行研究的极少,或者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限于对单篇人物或者几个怨妇的形象分析,缺乏对这一论题的深入的整体把握。正因为如此,本文则把“怨妇母题”放在 20 世纪中国小说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主要研究目标。因为 20 世纪中国小说浩如烟海,我们不可能完全毫无遗漏地阅读,本文着重的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已经被大众公认的一些经典名著或者名篇作为理论阐释的依据。



一、怨妇母题的提出及其在古典诗词中的表现

何谓“怨妇”？何谓“怨妇母题”？“怨妇”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典型形象，早为学界重视，有论者谈及中国古代的“旷夫”时，有这样的论述：即被空缺，被荒废的人。为什么叫“荒废”呢？自然是被性爱和家庭生活所荒废。⁽¹⁾套用学界对“旷夫”的定义，本文对“怨妇”有一个大致不差的理解：那就是被男性社会空缺和荒废的人。她们同样有着“旷夫”的特点，那就是被性爱和家庭生活所荒废，具体表现在被家庭生活折磨和伤害，失去情感和家庭依靠的女性，她们中有商人妇，有丈夫远征戍边的妇人，有未婚但受到情感折磨的闺阁女子，有弃妇，有寡妇等等。⁽²⁾

母题较有具象性。母题由于浓缩力、涵摄面较大，一些反复出现的词语、意象都可构成之。“母题是美国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史蒂斯·汤普森创造的民间文学分类体系，是指民间故事、神话、叙事诗等叙事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最小叙事单位。”⁽³⁾李达三在《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一书所附《比较文学常用词汇》中，将“母题”阐释为：“指的是一个主题、人物、故事、情节或字句样式，其一再出现于某文学作品里，成为利于统一整个作品的有意义线索，也可能是一个意象或‘原型’，由于其一再出现，使整个作品有一脉络，而加强美学吸引力；也可能成为作品里代表某种含义的符号”。⁽⁴⁾有论者云：“尽管在不同的理论中，母题的具体内涵

(1) 郑思礼：《中国性文化：一个千年不解之结》[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1月，第297页

(2) 在此需做说明的是，“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一词最早见于《孟子》的《梁惠王上》，“怨女”与“旷夫”相对成文，“怨”通“蕴”，应作“积聚”解，“怨女”原本指囤积在宫中的妇女，“旷夫”在宫廷之外，苦于无妻。随着词语意义的源流变化，怨女的含义已和本意去甚远。

(3) 吴光正：《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第9页

(4) 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M]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3月，第391页

有差异,但是有一个基本特点却为一切母题现象所共有,也是研究者辨识和把握母题的根据所在。那就是,母题必以类型化的结构或程式化的言说形态,反复出现于不同的文本之中;具有某种不变的,可以为人识别的结构形式或语言形式,是母题的重要特征。”⁽¹⁾阅读中国古代的诗歌作品,可以肯定地说:“怨妇”每朝每代几乎都以各种方式在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它的反复不断地出现,已经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怨妇母题”,而“怨妇”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反复出现也构成了这一传统母题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延续,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将会产生新的变化。这将在绪论第三部分中详加阐释,在此不赘言。

“怨妇母题”从中国最初的诗歌《诗经》就已经开始,大量的怨妇诗歌塑造出一个个怨妇形象,表达着不同的怨艾。而这些怨妇诗歌按照表现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闺怨诗歌和宫怨诗歌。

闺怨诗歌是怨妇诗歌中数量最大的。从最早的《诗经》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闺怨诗歌的代表作品。《伯兮》被称为我国见诸文字的最早的闺怨诗。⁽²⁾这首诗是一个居家妇女的口吻讲述对出征丈夫深切的思念,可以说是我国怨妇诗歌的发端。在《诗经·邶风》里有一首《绿衣》: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
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
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
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1) 孙文宪:《作为结构形式的母题分析:语言批评方法论之二》[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40卷,第6期

(2) 主编:周溶泉等:《历代怨诗趣诗怪诗鉴赏辞典》[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第73页

这首诗歌通过描写女子无端的怨艾活脱脱地勾勒出一个怨妇的心情。此诗是齐庄公的女儿，卫庄公的妻子庄姜所写，由于她没有生子，就得不到丈夫的宠爱。长期的失宠和寂寥使得她郁郁寡欢。但读她的诗句基本上还是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这与她所处的时代和她的处境必然有一定关系。一个毫无作为的女子，又无生养能力，除了隐约地发泄个人的怨愁还能如何？

同样在《诗经》里有《柏舟》一诗，这首诗歌据说是古墉地女子所作。她真挚、坦率、勇敢、大胆，不仅向人们公开了自己的秘密，直言不讳地袒露出心底的抉择，而且进一步发誓：“之死矢靡他！”她发誓到死也绝不嫁给别人，说明她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作者抗议包办婚姻，怨恨自己母亲不理解，也不体谅自己的爱情。这样的情感这样的忠贞放到当代社会也是令人感佩的勇气。而这样的声音绝不会在宫怨诗歌中产生，只能出现在民间。在两汉时期有一首《古怨歌》，简单的就几句：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这是一首丈夫喜新厌旧后，被遗弃的妻子写给丈夫的诀别诗歌。诗歌采用《诗经》的比兴手法，托物兴怀，表达了被遗弃的妻子对丈夫行为的无奈规劝。而说到《孔雀东南飞》，读者又不能不为这首杰出的长篇叙事诗而感动，其中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感天动地，诗人为我们塑造了怨妇刘兰芝在封建制度和礼教的压迫下的悲惨命运，让人感慨万千。

魏晋古诗表现的多为一种欲爱不达的压抑和喟叹，在南北朝乐府民歌中，这种压抑的性爱情感得以更充分地迸发出来，表现为对性爱的热情讴歌和颂扬。^①在《子夜歌》中有这样的句子：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相传这是晋代名叫子夜的女子所作，后被收入《乐府民歌》，表现的是希望两情相爱到永远的情愫，然而愿望不成，只好看着那“残机”上没有织成的布匹，喟叹好梦难圆。《华山畿》一诗中，我们能充分看到南北

(1) 郑思礼：《中国性文化：一个千年不解之结》[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1月，第445页

朝乐府诗歌的特点：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诗歌中所表现出的为了爱情忠贞不渝，可以为了爱而献身的精神，表现出了当时女性的勇气和对性爱的执著。诗歌表现出的男女相思之情和爱情不能如愿的苦痛跃然纸上。

唐代的张九龄写《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
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

该诗写丈夫因为外出便无心家务，让织布的机器成了“残机”，完全沉浸在一片深深的思念中了。这和宫怨诗歌明显有不同，更多的是春思，而宫怨多的是对个人身世的叹惋，对至高无上的权利的敬畏，是那种怨而不敢让皇帝知道的情绪，而闺怨诗歌则更多地注入了男女真情，注入了爱意，包括思念和关怀。更多的是对他人，即丈夫的爱。而产生的怨也是爱而不得之故。

在金昌绪的《春怨》一诗里：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开元诗人的这首诗歌天然白描地写尽一个春闺里的怨妇，思念和春心荡漾的情态，其幽怨的成分里更多的是牵挂和留恋，而且真情流露十分难得。比起宫怨诗歌这里抒发的更真切也没有那么多压抑的情怀。在唐代诗人李端的诗歌《闺情》里，这样写道：

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
披衣更向门外望，不忿朝来鹊喜声。

“不忿”是唐人口语，这里表达的是独守空闺的女子，彻夜难眠，早上很早披衣起来看到那报喜的喜鹊叫也要生气，因为那喜鹊是空叫唤，并不能给她带来丈夫归来的消息啊。这样的情绪这样的写法与前面的《春怨》有着异曲同工之效。

在白居易的《寒闺怨》里，他写道“寒月沉沉洞房静，真珠帘外梧桐影。秋霜欲下手先知，灯底裁缝剪刀冷。”把一个寒冷中的孤单无助的女子在洞房内的凄楚表现的淋漓尽致。这里的幽怨没有说，但洞房的冷，寒夜中还要给远方的新郎做寒衣的辛苦都凸现

出少妇的怨声。而新郎远征在古代经常有几种普遍的情况：一种是新郎被征兵去了边关，一种是新郎是商人，移情在别处。而长久的离别得不到关怀，怨妇情绪自然要生。在孟郊的《古怨》里，“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这首古诗一直以来为众人称道的是它的构思奇特：一奇在，将自己的思念和丈夫的思念比做两处滴水的池塘。比比谁因为思念流下的泪多。二奇在，想象两人因为思念而滴的泪水进了池塘，看谁的泪多会将芙蓉花淹死。的确奇特。而最值得称道的是，这首诗歌里更多地表现的是怨艾之气，即一个充满真情的女子对男人的誓言，而这誓言分明表现出对爱的大胆和炽烈，以及坦诚的胸襟，读来荡气回肠。李益的《江南曲》更是家喻户晓：“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更有李清照的《声声慢》，词中灌注了对国破家亡的情思，使得这首闺怨诗歌超过了以往闺怨诗歌的境界，有了更为开阔和自然的品格。

元代著名杂剧《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不仅在戏剧上成就很高，而且散曲也很有名望，有《山坡羊·春睡》：云松螺髻，香温鸳被，掩春闺一觉伤春睡。柳花飞，小琼姬，一声“雪下呈祥瑞”把团圆梦儿生唤起。谁，不做美？呸，却是你！

多么形象生动的画图。一幅思春女子的散乱头发衣装，沉醉一场伤心的迷梦，久久不愿意醒来，因为那里面有她那情人的形象，不愿意让梦结束。结果小丫鬟的一声叫，让美梦结束了，岂不让人可惜。所以那个怀着愁怨的女子的悲愁一目了然。

关汉卿在《碧玉箫·失题》里有“席上尊前，衾枕奈无缘。柳底花边，诗曲已多年。向人前未敢言，自心中祷告天。情意坚，每日空相见。天！甚时节，成姻眷。”这首诗歌是有一定代表意义的，写的是青楼歌妓对真正爱情生活的向往，而这样的身份要想得到有感情的婚姻是多么不易。所以，一个有情却无法实现无处诉说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而这样的女子幽怨在宗法制度的社会中又具有普遍性。

白朴在他的《阳春曲 题情》更借描画一个少女的爱情受家长

阻挠后,在家长的严密约束下不回心转意,而是奋力抗争的情态,用白话似的语言表现他们炽热的感情,情意深远。其中“好事从来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奶娘催逼紧拘钳,甚是严。”语言泼辣,斗志昂扬,颇有民歌意味,使得怨妇诗歌中看到了直接的无遮拦的抗击之声。这尤其难得。

清代大诗人袁枚的三妹,袁素文能文工诗,但因为嫁给的男方有禽兽行,离异后抑郁早逝,她的一首《秦镜》以镜子自况,表现了宝镜被抛弃的命运,尽管是闺怨诗歌,但许多文人称道的原因是这首诗歌托意深远,使人读后知其人,哀其身,让读者在感慨使人不幸的命运同时每每能看到它的普遍意义:那些怀才不遇的人、遭受贬斥的人、蒙冤负屈的人。因此,这样的闺怨诗歌又能让我们理解,文人创作中为什么将闺怨诗歌作为一个不能忘却的写作题材甚至主题千年不衰,为什么那么多的文人,作为男性也在不断表现怨妇生涯。

另一类是宫怨诗歌,这类诗歌在怨妇诗歌中数量也很大。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是可以看到的中国最早的宫怨诗歌。相传汉武帝时,陈皇后失宠,谪居长门宫,过着凄凉的生活,闻得司马相如颇有才华,便以重金请他作《长门赋》,并借此打动了汉武帝使他回心转意。赋中有“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既然这篇文章是最早的宫怨诗歌,那么司马相如恐怕就该列为最早的写宫怨诗歌的男性作家了。虽然是替陈皇后表情,但整个赋深婉哀绝,感人至深,将一个早年受宠后遭贬斥的女子的委屈和压抑,以及被抛弃后哀而不怒的幽怨和思念呈现出来。同属于后宫怨诗的《怨歌行》,作者是班婕妤,她是西汉著名女文学家,曾经是成帝的妃子,后因失宠而住进长信宫伺候太后,于是她写下那首怨妇诗歌,借秋扇比喻女子的命运,如同夏天被主人依赖喜爱,秋天就遭到抛弃和冷遇的个人际遇,揭示了君王态度炎凉变化给自己造成的莫大痛苦。所谓“常恐秋节至,凉飏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

在两汉时期还有一首宫怨诗《春歌》是汉高祖宠姬戚夫人在高祖殒后，被吕后囚于永巷中，沦为奴仆，终日舂米，濒临死亡境地，把援救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又苦于无从传递信息而发出的悲歌。《春歌》：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到隋朝，有侯夫人，她是隋炀帝的宫女，容貌艳丽，又富有文才，但却没有自由，才华得不到施展。想到最终自己难免老死长门，没有出头之日，于是自缢。有宫怨诗一首《自感》：

庭绝玉辇迹，芳草渐成窠；
隐隐闻箫鼓，君恩何处多。

唐朝最为有名的宫怨诗歌不是出自后宫女子之手，而是出自大文学家王昌龄，他写了大量的宫怨诗词，情真意切。在《春宫曲》里，王昌龄道：

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
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

作者描画的是一个失宠的女子伤神地回忆过去的幸福时光，而对眼前凄凉的处境顾影自怜。词中借别人得到皇帝宠爱的描写表达的是自己深深的失落和幽怨。和前几代宫怨诗歌比，这时候的宫怨诗歌依然保持着怨而不言怨，但怨艾深含。其实这首诗歌并非写当时的后宫生活而是借写汉朝的事情，“平阳歌舞”指汉武帝的卫皇后的。所以，这首诗借汉喻唐的用意更大，同样是旧人被弃，却因为是通过历史来写就有了深意。

在《长信秋词》中，他写道：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这首诗抒写失宠宫嫔的幽怨，揭露了封建社会妇女的不幸命运。诗人让那些失宠的女子和那些乌鸦相比照，得出了人不如鸦的悲叹。此后有李白的《妾薄命》、崔国辅《怨词》、顾况的《宫词》、李益的《宫怨》、白居易的《后宫词》《长门怨》、朱庆余的《宫词》。在